

政 治

从除魅到建构

—— 苏尔科夫政治思想的历程与嬗变

郝赫

【内容提要】作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之一，苏尔科夫的思想理论深刻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制度建设与国家发展。纵观其思想历程，可以总结为三个比较明晰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2005 年，随着普京在第二任期前后夯实了执政地位，苏尔科夫开始打造主权民主的治理理论，并促之成为了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第二阶段开始于俄罗斯与西方爆发对立冲突的乌克兰危机，苏尔科夫展开了对俄罗斯之独特性与二元文明的探讨；第三阶段则是普京开启最后任期之际，苏尔科夫对普京道路进行了总结并极尽鼓吹，认为根植于俄罗斯特有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性中的普京道路，才是最适合也是必须遵循的俄罗斯未来发展之路。始于消除西式民主的“魅”，到最后完成对俄罗斯方案的话语建构，通过这三个阶段，苏尔科夫打造出了一套当今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体系，以此提供了“俄罗斯是谁”、“俄罗斯向何处去”的苏氏答案。

【关键词】苏尔科夫 主权民主 普京道路 深层人民

【中图分类号】D73/77.51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20) 01-0056-0017

【作者简介】郝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政治文化与社会研究室副研究员。

2019年2月,俄罗斯《独立报》发表了总统助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的文章《长久的普京之国》(«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一文,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加之他于2018年4月发表并同样轰动的《混血儿的孤独》(«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一度沉寂的苏尔科夫又回到了俄罗斯政治舞台的中央。一直以来,苏尔科夫有诸多的别称,“新的乌瓦罗夫”^①、“新的苏斯洛夫”、新时期的“灰衣主教”等等,这些别称的指向无一例外地在把苏尔科夫描述成普京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总管,是当代俄罗斯最重要的政治思想提供者之一。事实上,苏尔科夫无疑是当代俄罗斯政坛中最有影响力的极少数人之一,其观点总能契合时局发展,引领政治思潮,加之长期身居要位,其政治理念与政治实践得以深度结合,这就使得苏尔科夫成为了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历程中的核心参与者,也因此其政治思想的发展与嬗变既集中反映了俄罗斯政治生态的发展变化,同时又会显著作用于俄罗斯的政治进程,进而深刻影响到俄罗斯的国家发展。

逻辑判断与现实形势的相互促动使苏尔科夫的政治思想一直处在调整与演进之中。苏尔科夫的思想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2006年前后,以题为《主权是竞争力的政治同义词》的报告为代表的宣扬“主权民主”时期。这一时期以去除对西方制度的盲目崇拜为要务,要“除”掉西式民主的“魅”,拾起俄罗斯“主权”的大旗。第二阶段以2018年《混血儿的孤独》为代表,申诉俄罗斯接下来走向的迷茫,一面被西方拒绝,一面又难以融入东方。这一阶段集中探讨了俄罗斯二元文明的独特性,对与西方世界疏离的根源进行了更具本质性的剖析。第三阶段则以2019年《长久的普京之国》为代表,对俄罗斯未来发展道路做出了判断,即应该以现行的普京模式作为国家长久治理的模板,才是俄罗斯的出路。在这一阶段苏尔科夫在逻辑上完成了自己的闭环,从对西方民主体制的异议,到对西方文明的舍离,再到打造俄罗斯自身的意识形态体系,苏尔科夫历经了一个从除魅到建构的完整链条,阶段性地形成了系统的关于国家发展道路的“俄罗斯方案”。

一、主权民主是俄罗斯道路的探索初始

2004年前后是俄罗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分水岭,在这一时期普京团队开始巩固政权,在成功连任总统的同时,逐步消除了寡头势力、“家族”势力、地方

^① 参见朱建刚:《“官方民族性”与19世纪初俄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以谢尔盖·乌瓦罗夫为例》,载《俄罗斯学刊》2017年第1期。

势力等对执政当局的威胁。随着社会形势的安定，俄罗斯社会的反思思潮开始活跃，针对转型初期的混乱不堪及普京铁腕治理的能效展开了广泛的讨论与探索，这其中尤以“可控民主”等思想影响巨大^①。“可控民主”的思想内涵旨在强调有效的政府管控，使俄罗斯社会发展尽早由乱到治。官方态度也支持这一观点，在 2005 年发表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总统开始强调“俄式民主”的独特属性，认为发展与民主要相互协调，不能仅仅为了遵从外界民主形式上的标准而让人民受穷^②。著名学者特列季亚科夫随即发表评论，认为这是历年来普京最具“哲学性”的一篇宣言：普京当局正在构建一个“主权”“民主”并举的“政治哲学语言和公式”，并由此断言，普京将在 2008 年以后“继续领导俄罗斯政治”^③。

此时的苏尔科夫因整合“统一俄罗斯”党并获得国家杜马选举大胜而受到器重，不仅未受到“老领导”——办公厅主任沃洛申解职的波及，而且以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兼任总统顾问，在统领“统一俄罗斯”党的同时，还要在国内政治与联邦、族裔间关系方面提供资政，担当的职位可谓非常关键。从职责范围来看，普京的国情咨文受到苏尔科夫的影响是大概率事件。更有力的佐证则在于苏尔科夫随后的系列表态与公开论述：在 2006 年 2 月“统一俄罗斯”党积极分子培训会上，苏尔科夫做了名为《主权是竞争力的政治同义词》^④的主题报告，被普遍认为是主权民主概念的代表性文件，加之发表在同年 11 月的文章《未来的民族化》^⑤等，苏尔科夫系统地阐释了主权民主思想，亦即其对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解。

苏尔科夫的论述体系视野宏大，分别从空间的定位与时间的线索两个维度展开，力图通过廓清俄罗斯历史来处与未来走向的疑惑，阐明对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与国际定位的认知，并以此来论证主权民主的应然与必然，从而解决政治意识形态的根本性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将向何处去？”

关于国家定位，苏尔科夫在开篇便毫不犹豫地指出，俄罗斯是欧洲国家，是欧洲文明的组成者。“深入了解数百年的历史会发现，我们和法国人的发展几乎同步，我们并不比其他人更糟，也没有更好。”^⑥“俄罗斯废除并禁止人口贩运甚至比美利坚合众国更早。我们的议会制度也不比其他国家年轻。”“至于 20 世

① 详见俞可平：《俄罗斯民主：中国学者的视角》，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② 同上。

③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8.04.2005.

④ Суверенитет - это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иноним нашей конкурентоспособности, <http://www.rosbalt.ru/main/2006/03/09/246302.html>

⑤ Национализация будущего, https://expert.ru/expert/2006/43/nacionalizaciya_buduschego/

⑥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 Владимира Путина.

纪的极权历史，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并不孤单，德国有纳粹，意大利有法西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是某种被抛弃的人”。同时，苏尔科夫强调民主制度的历程，“参与政治生活的普遍权利是最近才发明的”，是从普遍强制管理逐步发展到“说服”式的体制，因此，俄罗斯的民主发展也必将经历“长期而严肃的过程”，必将面临非常复杂的局面。

关于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判断，苏尔科夫侧重于阐释俄罗斯的独特性与全球使命。他的这一观点源于俄罗斯所处的地缘空间。“我们的家园位于三大洋之间，即使我们想泰然处之，地区内的其他国家还是会来找我们，不会让我们置身事外。”苏尔科夫认为俄罗斯一直以来都是国际体系的核心参与者之一。这就是俄罗斯与另一些“苏联时期的朋友”本质上的不同：俄罗斯“一直是国家观念的载体”，而它们为了温饱随时可以投靠布鲁塞尔，因为“这些国家在历史中从来都没有主权，它们不具备作为国家存在的技能”，而俄罗斯500年来一直是一个主权国家，它们能做的事情俄罗斯没法做到，“我们无处可逃，除了自己的家。对于我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俄罗斯应该成为影响世界政治的独立国家的原因”。由此可以看出，在苏尔科夫的构想中，对于空间维度的俄罗斯而言主权是前提性概念，民主则是继发性要素，相较而言，主权是更为核心的构成要素。

在历史过程的阐述中，苏尔科夫首先一反主流语境，对苏联时期的历史价值给予了两方面的肯定。一是认为苏联提供了一种影响力巨大的意识形态。“我们忘记了苏联是如何在最民主的西方知识分子中流行的。苏联由于其强大的意识形态影响力，刺激了殖民地的解放，加速了西方国家自身社会关系的协调，从而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了有益的影响。”二是认为苏联时期实现的工业化是二战胜利和国际地位的基础，也是当下俄罗斯主要的物质遗产。随后苏尔科夫指出，这一时期谈不上自由与公正，而最致命的缺陷是“这样一个封闭的社会产生了无能的精英，造成这种社会的结果的原因是评价的标准是从党的教条而不是从务实的角度来评估的。总的来说，就是（执政团队）个体能力与水平低下”。因此，苏联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既不公正，也不自由，关键是还没有面包”。这时，民主化成为解决问题的共识性思路。对此，苏尔科夫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他认为苏联转型命运多舛的关键在于国家和社会并没有做好准备，在国家（高效强力）领导层缺位的情况下，转型并不会顺利实现民众愿望，而是相反，“我们没有走向民主，而是得到了理所当然的寡头政治”。

寡头时期被苏尔科夫称为“耻辱”，他用浓重的笔墨描绘了这一时期的混乱

与荒谬，并严厉驳斥了那时“更加自由”的言论。他认为，当时财富被窃取、社会责任不用承担、腐败取代竞争、言论自由只是被操纵的自由等等社会现实已经把国家推向了滑落深渊的边缘。而这一切都源于对所追求的民主与自由在理解上存在片面性。“普京当选总统，才使俄罗斯的局势开始正常化”，因其“确保了民主国家的法律发挥作用”。“普京总统的第一步，是要我们记得，法律是专政的。”正是这些确保稳定的政策，才是真正保障民主的政策，因此“当您被告知有人正在削弱民主时，这是绝对的变态……总统将‘民主’一词的真正含义归还给所有民主机构”。这些结论表明，苏尔科夫的评判角度更多是从政权的治理效能出发，而非以政治伦理为前提。同时以此为基础，强调秩序与控制是转型阶段的必要条件，政治权力的诉求要以顾全整体的国家利益为限定。

结合普京的执政措施，苏尔科夫对主权民主思想的治国原则进行了详细阐释。从联邦委员会议员取消由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到打击寡头干政，再到联邦主体长官改为任命制，普京一系列收拢权力的举措获得了苏尔科夫的赞许，“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行动都是极其民主的，因为它们的目的恰恰是确保民主国家的法律发挥作用”。延展开来，苏尔科夫认为两个关键的概念决定了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方向，即“民主”与“主权”，“这两个战略性的条件能确保长期可持续发展”。而对于民主的意义，苏尔科夫概括为三个层面上的必需，实施民主的首要作用在于激活社会的活力与效率，“因为只有基于自由人的竞争与合作的社会才是有效和具有竞争力的。如果一个社会的竞争水平下降了，如果它不能培育出一个有效的领导阶层，那么这样的社会不会成功”。民主的第二个作用在于可以与外部世界实现共融，“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广泛融入全球经济、融入全球知识体系，我们将无法获得现代西方技术，在我看来，俄罗斯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三个作用是，民主带来了生存状态的改变，“在我看来，生活在民主社会中仍然更加舒适。也许我是主观推理。但在我看来，这让生活更愉快”。不难看出，苏尔科夫对民主制度的存在意义做出了排序，依次是提高治理功效、融入国际体系和改善公民的政治体验，这显然与西方对民主侧重强调的政治伦理意义有着巨大的差别，更多的是从实用主义角度来看待民主，具有浓厚的工具理性色彩。在这一阶段，苏尔科夫的民主观已经开始明确地与西方式“民主崇拜”疏离开来，并逐步有意识地对西式民主观的普遍适用性提出质疑。

对“主权”的释义，苏尔科夫从外部必要性与内部必然性两个角度进行解读。他认为从外部角度来看，全球化带来的并非全球性的“新共产主义”，虽然全球

范围的参与度大大提高,但全球化带来的福利并没有得到均分,依然存在胜利方,只不过胜利的形式更多地以经济获得等新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这些胜利果实反而强化了世界秩序的不公正。“全球成果(全球化的经济、信息和军事手段)不仅引起人们对普遍繁荣的希望,而且也引发了全球统治的诱惑。”但“跨国组织与国际间组织不能以牺牲(国家的)‘完整和独立’为代价”,“赋予这些组织权利和职能的,只能是民族国家本身”。苏尔科夫进而否定了认为国际间交流将使主权概念渐趋消亡的观点,他强调各个国家本身的差异,认为有些国家的政治能力并不足以获得真正的主权,而是“传统上是在其他民族的庇护下存在的”。但俄罗斯则不同,“它对安全的需求如此广泛”,“它的核力量、石油、天然气、森林和水资源如此丰厚”,俄罗斯足以在国际体系中立足,并且“居于当前和未来的权力中心”。俄罗斯坚定捍卫主权的出发点就是“站在主权民主国家(和自由市场)的一边反对任何全球独裁(和垄断)。使国家主权成为公平的全球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关键因素”。“主权”的内部治理含义则在于抵御各种因素对人民利益和民主实践的侵袭,包括公民政治参与机制的不完善、低效的联邦运行体制、腐败的蔓延、缺乏竞争力的经济、恐怖主义的威胁、颜色革命的冲击等等。在这里苏尔科夫用了很大篇幅罗列了以上各方面挑战,并紧密结合普京政权的各项施政举措来对树立权威加以正名。例如,他提出“政党是公民社会的工具,是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和执政的工具”,而不能指望各种非营利组织,新政法规定的比例代表制的方案“从根本上增强了政党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并“朝着发展政治竞争和有利于反对派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对于别斯兰事件后开始实行地方行政长官任命制,苏尔科夫解释说:“一个民主体制的强大,要依赖庞大的基层政治,例如地方政府、政党,其本身要有更高的能力来抵御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这是一项体制改革,不能仅依靠一个部门的某种修补。”最后,苏尔科夫再次强调其基本逻辑,“发展我们自己的民主,这里的主要方向当然是强化民间社会的组织结构”,换言之,“可靠的国家”才是俄罗斯能够继续发展的首要前提。

结合二者,苏尔科夫提出了有别于典型西式的民主概念,即“主权民主”。这是“个人自由(关于民主)和国家自由(关于主权)相互联系的问题”,苏尔科夫认为根据俄罗斯的特点,民主的建设和发展必须要以主权(强有力的国家)塑造作为前提。“主权民主的概念要求通过公民社会的发展,依托可靠的国家、有竞争力的经济以及影响世界大事的有效机制来表达俄罗斯人民的力量和尊严。”

同时, 苏尔科夫仍坚持俄罗斯是属于欧洲的, 俄式民主“首先能够表现出维护主权的决心, 其次是要有开放性和灵活性以达成与欧洲的合作”。俄罗斯的民主既是欧洲民主的组成, 也是欧洲文明的组成, 从这点出发, “俄罗斯不是因为‘冷战失败’而是因为其文化的欧洲性而进入了民主。再说一次: 没有失败”。

二、“孤独”感引发的二元文明定位

2013 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 俄罗斯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也随着事态的演进渐达临界点, 随之 2014 年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宣布并入俄罗斯联邦, 西方与俄罗斯的关系开始决裂, 双方形成了冷战后最激烈的对峙局面。“民主化”转型经过 20 余年之久, 俄罗斯的国家与社会不仅未能融入西方阵营, 反而渐行渐远直至反目成仇, 这样的历程使得俄罗斯政界、学界都开始进行系统的反思。

此时的苏尔科夫刚经历过一段低谷期。在 2011 年底的杜马选举中, “统一俄罗斯”党遭遇选情下滑, 并引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浪潮, 加之苏尔科夫主持打造的“全俄人民阵线”与青年组织“纳什”(Наши)等多重保险都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 2012 年 5 月苏尔科夫被调离了总统办公厅的要职, 转而担任了负责总理办公厅事务的副总理, 并在 2013 年因普京总统指责政府工作进展缓慢而辞职。直至 2013 年 9 月又受邀出任总统助理, 苏尔科夫兜兜转转才重新回到了总统身边, 并开始把重心移至与西方打交道方面, 担负起与乌克兰方面的协调负责人职责^①。在整个乌克兰危机的过程中, 苏尔科夫几乎是全程参与者, 与美方先后建立了“苏尔科夫—纽兰”机制、“苏尔科夫—沃克”机制, 2016 年又参与制定了“明斯克协议”, 可谓一直处在与西方阵营接触的第一线。同时, 作为一个融入西方的鼓吹者, 苏尔科夫亲历了俄罗斯与西方世界的分离, 现实与理念的冲突对苏尔科夫而言是一次强烈的刺激, 促使他重新反省与探索, 由此诞生了一个阶段性的思想成果。2018 年 4 月, 他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杂志上发表了《混血儿的孤独》一文, 对俄罗斯“西行”之路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分析与总结^②。

苏尔科夫在文章伊始便直接指出, “俄罗斯的西行之路已经终结”。俄罗斯开始进入了某种“孤独”的状态, 并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自 2014 年起, 历

^① «Коммерсантъ» анонсировал назначение Суркова куратором российско-укра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https://lenta.ru/news/2013/09/16/surkov/>

^② Одиночество полукровки, <https://globalaffairs.ru/global-processes/odinochestvo-polukrovki-14-19477>, 以下相关文本的引文均出自于此。

史步入新的、长短未卜的‘2014+’时代，我们将迎来百年（200年或300年）的地缘政治孤独。”这一进程肇始于克里米亚危机后西方对俄罗斯的全面制裁，而乌克兰危机乃至其后的克里米亚危机的成因，苏尔科夫则略显隐晦地表示，这是更深层次的矛盾所致，即西方文明对俄罗斯的排斥。之后苏尔科夫回顾了西方在历史上对俄罗斯一次次的“背叛”，“400年来，我们几乎试遍所有方案。为了变成荷兰、法国、美国或葡萄牙，我们什么都做过。我们是多么不遗余力地试图挤进西方阵营”。但是西方从来没有做好接纳俄罗斯的准备，即使俄罗斯为此付出过巨大的代价，“在欧洲的大型战事中，俄军舍生忘死……为捍卫欧洲价值观即君主政体，俄皇亚历山大一世提议俄奥普三国缔结神圣同盟。在需要镇压匈牙利起义、维护哈布斯堡王朝统治时，俄国忠实履行了同盟义务。而当俄罗斯陷入困境时，奥地利不但未伸出援手，还与俄为敌”。即使是苏联的成立与建设，苏尔科夫认为也很大程度上是受到欧洲的影响甚至“蛊惑”，“在巴黎和柏林，马克思成为时髦。俄罗斯人害怕落后于西方，而西方在那个时候对社会主义爱得发狂。俄罗斯生怕欧洲和美国工人领导的全球革命，会绕过俄罗斯这个‘穷乡僻壤’”。但“历尽千辛万苦得以建立的苏联却发现，全球革命并未成为现实，西方已完全不属于工人农民，正好相反，它成了资本主义世界”。西行之路最大的羞辱在苏尔科夫的判断中则属当下，“俄罗斯……再次请求西方接纳。某些人把疆域面积很当一回事：欧洲装不下我们，因为我们太大了，大得可怕……（于是）我们的人口、工业、军事实力皆已腰斩（来迎合）。然而，即便俄罗斯变得如此卑微、如此逆来顺受，它仍然没能迈入西方的门槛”。历史的经验教训如此沉痛与深刻，自然激发起抗争情绪，因此苏尔科夫宣告，“我们停止了意在成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与欧洲‘优渥家庭’攀亲的多次且无果的尝试”，还有“我们决定停止变弱、停止顺从，而且大声伸张权利。所以，2014年所发生的一切其实是不可避免的”。

西行受阻，能否转向东方？苏尔科夫给出的答案是“不需要”。对此，他并没有予以过多的论证，仅仅以历史上蒙古征服时期为例，认为俄罗斯早已经历过东方文明的体验，向东的道路也是行不通的。苏尔科夫否定东向的结论颇为草率，一来他没有就蒙古以后直至近现代的东方做以评述，因而严重缺乏基本事实论据的支撑；二来就蒙古时期之于俄罗斯的历史意义与影响也没有做以全面、客观的评判。因而文章呈现出来的直观印象就是，所谓东向，基本属于伪命题范畴，俄罗斯从来没有向往过或者说试图融入过东方文明，即使有过交往的经历，那也是

不得已而为之。而苏尔科夫甚至对于西方的入侵都赋予了一些正面的意义，“波兰及哥萨克人开始入侵……先是伪德米特里，还有后来的波兰王子弗拉季斯拉夫，他们的统治虽然短暂，但极具象征意义。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所谓的‘混乱时期’，不只是权力的更迭，而是文明危机。俄罗斯从亚洲脱离，朝欧洲靠拢”。

在此，苏尔科夫以“俄罗斯曾经有四个世纪向东行，四个世纪朝西走，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没有生根”作为对俄罗斯自身定位的认知。他认为俄罗斯只有走向另一条属于自我的出路，但不一定是“第三种文明”，“我们更像是二元化的文明，既包含东方，也有西方元素在内。所以才既非亚洲，也不是欧洲文明”，“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方混血之国”，“它跟所有人都有亲缘关系，却不被视为亲人”。苏尔科夫以这样一种“孤独”的设定概括了俄罗斯的处境，也显示出他重新审视俄罗斯发展路径的努力。苏尔科夫明确地指出俄罗斯不会被西方文明所接纳的现实，而被拒之门外的根源则在于根植于俄罗斯体内的二元文明。或者说，俄罗斯的“血统”决定了其独特性，很难走得通西向的道路，而与东方文明的隔阂显然更深，只有不畏“荆棘”地戮力求索才可能闯出属于自身的一片天地。通过该文，可见苏尔科夫的思想已经趋向保守，对西方世界已不再是敞开心怀热情融入的心态，而是保持着深刻的警惕，这与其 2006 年前后的认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其思想历程的一次重大转折，奠定了他日后提出俄罗斯方案的基础。

三、普京道路就是俄罗斯道路

2018 年，普京总统以高达 76% 的得票率成功连任，开启了自己第四个总统任期。总体而言，俄罗斯在普京执政时期实现了由动荡到稳定的转变，遏制住了联邦进一步崩塌的风险，俄罗斯也得以重返国际体系，并重新成为重要一员。但俄罗斯的发展过程也远非一帆风顺，其内部治理面临的挑战要小于外部世界带来的压力，俄罗斯与西方世界一直龃龉不断，延续至今已成分裂局面，这已经开始严重制约俄罗斯正常的经济社会发展。俄与西方关系的紧张源自哪里？有无冰释前嫌的可能？后普京时代俄罗斯将何去何从？这些涉及国家前途的根本性问题在普京的最后一个任期内已经迫切地凸显出来，正在此时，苏尔科夫适时地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认为只有遵循 20 年来形成的普京治理理念，才能保证国家发展的长治久安，坚持普京路线就能拥有俄罗斯未来安全顺利前行的保障。这些思想全面系

统地蕴藏在2019年2月11日《独立报》刊载的《长久的普京之国》^①一文当中，并迅速引起各界关于俄罗斯发展前途的热议，批判与攻击层出不穷，但仅就苏尔科夫本身的思想轨迹而言，文中传达的观点符合其理念发展的逻辑，是可以自成体系的。甚至可以说，以主权民主思想为发轫，历经十余年的实践与思考，达至现今的观点，苏尔科夫完成了一个相当完善的逻辑链条，建构了一个具有很强解释力的“苏氏”俄罗斯国家发展理论。

具体到如何理解普京道路，苏尔科夫的观点可以总结为：普京道路是一个整套的意识形态，它根植于俄罗斯特有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特性之中，从集体（国家）利益出发，采用强领导人体制，主权与民主并举，对外争取利益与尊严，对内实现秩序与平等。至于为什么要贯彻这样的政治信念，苏尔科夫则从必然性与有效性两个大的层面展开了论述。

对必然性部分的解读由历史特性与人民特性构成。历史方面，苏尔科夫认为“俄罗斯国家根脉绵延”，“被赋予的角色并不人微言轻，它不允许我们从舞台退场，或是于跑龙套中沉默，也不会让我们长久平顺，它注定了我国不同寻常的特质”。而这种“特质”被苏尔科夫提炼为具有“强大意志力”的领袖所缔造的长时段的国家形态，它拥有强劲的国内动员与控制能力并在国际体系中充满竞争力。这种形态的权力构成在俄罗斯历史上总共出现过四次——“伊凡三世之国（即莫斯科和全俄大公国，15—17世纪）、彼得大帝之国（即俄罗斯帝国，18—19世纪）、列宁之国（即苏联，20世纪）、普京之国（即俄罗斯联邦，21世纪）”。“普京之国”以自身特有的主权民主模式谋发展，契合了长久以来俄罗斯作为世界体系重要参与者的传统与民族心态，因此“普京的政治机器刚刚加速运转……距离达到开足马力的阶段，尚需漫长的时日。因此，在很多年之后，俄罗斯仍将是普京之国，就像如今的法国仍自称为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国，而现今的美国也还会从神化的‘开国元勋们’的形象及价值观中寻求力量”。就是说，这种经由历史必然推动建立的体制也必然具有长期化的属性，以至于将超越缔造者的主观意志，“必须意识到、参透并将普京的执政体制乃至普京主义的整个思想和维度体系描述为未来的意识形态。这确实是属于未来的，因为现在的普京未必是普京主义者，倘若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也未必会欣然认同这一身份”。在分析俄罗斯的人民特性时，苏尔科夫创造了“深层人民”（глубинный народ）一词，并将其概括为

^①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http://www.ng.ru/ideas/2019-02-11/5_7503_surkov.html, 以下相关文本的引文均出自于此。

表面随波逐流，在各种政治主张映衬下显得庸庸碌碌，但内心却有着强大的信仰归属、坚定的理念规范的大部分的基层俄罗斯民众。这是一个依托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独有的民族文化的大型聚合体，是俄罗斯一直以来国家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力量。苏尔科夫形容这个群体是“在光鲜的表面上，是精英在闪耀……（但）人民参与其中，但又保持了距离，表面上看不出来，仍然生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过着全然另一种生活。两种国家生活，表面上的和深层的，有时背道而驰，有时方向一致，但从来不会融为一体”。“在不同的时代，深层人民可能是农民、无产阶级、无党派人士、嬉皮士、预算供养人员。深层人民曾经不止一次在本国或是外国侵略者的进攻下被迫退却，但总能重新回来。深层人民凭借自己庞大的整体，形成了无法战胜的文化万有引力。”“人民性不管意味着什么，都先于国家出现，并决定了国家的形式……在俄罗斯，可以从一切起步，从保守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但总会以一种类似的结局收尾。也就是说，殊途同归。”深层人民是民族的主体，深层人民的心声主导着历史进程，因此，能够体会理解深层人民、获得深层人民信任并领导深层人民创造符合其认同的体制的领袖，才能成为俄罗斯民族国家继往开来型的伟大领袖，普京总统正是符合高度契合人民性这一点，这也决定了普京道路将是俄罗斯国家发展的长期选择。“（普京）善于倾听和理解人民，参透人民的一切乃至整个内心深处，合理行事，这是普京之国所拥有的独一无二的也是最主要的优势。它适应人民、迎合人民，换言之，它不会被迎面而来的历史潮流具有毁灭性的、过于沉重的负担所破坏。相应地，这样的国家是有效的、能够长久存在的。”

在有效性层面上，苏尔科夫将普京道路的优势总结为具有保持国家间影响力与把控国家秩序两个方面的积极能效。保持大国地位对俄罗斯而言一直是重中之重的国家使命，俄罗斯不仅要在国际体系中保持实力上的优势地位，而且对于自身文明属性的被认可也有着很高的追求。于是“主权民主”这一俄式方案将为俄罗斯提供一种可以与东西方文明抗衡的意识形态，而普京道路才是“主权民主”贯彻实施的最佳载体，也是释放其最大影响力的制度保障。这样一来“俄罗斯业已形成的政治体系不只适用于本国的未来，而且显然也具备极大的输出潜力，对它或是对它的部分组成要素存在需求，这一经验被研究、被部分借鉴，在很多国家，无论是统治阶层还是反对派，都在加以模仿”。更重要的是“在经历了（20 世纪）90 年代的一败涂地之后，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便不再‘举债’，而是开始自创自产意识主张，在新闻信息领域转而向西方发动反攻，导致欧洲和美国专家在预测

方面的失误越来越多，选民奇特的支持偏好令他们感到惊讶、抓狂。惊慌失措的他们说这是民粹民主的入侵”。同时，主权优先的原则在苏尔科夫看来在当今国际秩序中将更有生命力，会使“俄罗斯观念”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与接纳。“当所有人都被全球化冲昏头脑，鼓吹世界扁平化、抹去国界之时，莫斯科曾经很明确地提醒过世人，主权与国家利益具有重要价值。21世纪应验了我们的看法。英国脱欧、美国叫嚣着要‘再次伟大’，欧洲为反对移民而高筑藩篱，以上只是去全球化、再主权化以及民族主义遍地开花的例证中的极少数。”鉴于俄罗斯由深层人民主导的特殊国情，普京道路在内政治理上亦可谓是最优模式，权威领袖通过信任与最大多数民众直接联通，这就可以减少官僚层级、减少各私利集团的决策干扰，可望实现治理效率的最优化。“俄罗斯国家的现有模式始于信任，亦靠信任加以维系。这也是它与传播不信任和批评的西方模式的根本区别。”俄罗斯模式的关键点在于经由大众信赖而获授权的领袖，将是整个政治体系的绝对核心，是权力的源点，因此外在的政治体系运行的形式虽与西方等国家类似，但权力贯彻的路径却截然不同。“从西方所借鉴的多层级的政治机制有时在我国被视为形式感的体现，更多的是为表明我们跟其他国家别无二样，为了让我国的政治文化的特殊性不至于太过显眼，为了不被邻国注意到，不刺激到、吓到它们。这些政治机制就像外出时穿的服装一样，我们只是穿着它见别人，而在自家，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穿的是什么。”政治权力从源点向四周传递，于是其他政治机构最大的使命就是维护核心，“在新的体系中，所有的机制都服务于主要的目标，即最高统治者与公民之间进行可信赖的交流和互动。政权的不同分支机构都要会聚在领袖身边，其价值体现在保障与领袖联系的顺畅程度上。除这些政权的分支机构外，绕过官方机构和精英团体，一些非官方的交流手段也在发挥作用”，这是苏尔科夫认为的俄罗斯政治体制最鲜明的特点。

至此，苏尔科夫完成了关于俄罗斯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三部曲。整个体系从反思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经验教训为始发点，思想历程跨越了从对西方文明的崇拜式认可，到批判式接受，再到有意识地疏离，最终确定构筑自身范式的数个阶段，逐步深入探索了民主的意义与效能、主权的界定与维护、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特性的关系以及民族间文明的融合与冲突，继而较全面地对俄罗斯自身定位与发展方向做出了解读，建构了一个以主权民主为思想内核、二元文明为文化基础、现行普京政治体系为治理模板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

四、苏尔科夫思想的现实作用与未来影响

前文曾论及,苏尔科夫思想是观察反思与实际践行相结合的产物,是一直由官方认可并推动的政治理念,因而对俄罗斯的国家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这在一些国家进程的关键性时间节点上有着明确的体现。主权民主思想在2006年底2007年初被“统一俄罗斯”党确认为官方意识形态后,俄罗斯的主权意识得以迸发,对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各种“越界”行为提出越来越严厉的质疑与批评,这在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通过普京总统的演讲得以宣泄,普京严厉地抨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单边主义与霸权行径。“俄罗斯一直在被教导民主。但是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教导别人的人并不想真正学习”,“我们看到国际社会中越来越无视国际法基本原则的现象……尤其是美国的单边规范,已经在经济、政治和人道主义等各个领域跨越了国界,而强加给其他国家”。普京明确强调了独立自主与国家主权的意义,认为现有的国际准则不能以削弱国家个体的权利为代价,“(支持制定行为规范)但这绝不意味着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更不用说将这些国家应如何生活和发展强加给它们了。显然,这种干预无助于真正民主国家的成熟。相反,这使它们成为依附者,结果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不稳定。我们希望在尊重、信任和透明的基础上与主权国家建立关系”^①。慕尼黑讲话被普遍认为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史上的分水岭式的事件,是双方关系背道而驰的起点。对此,苏尔科夫也曾赞扬道:“当‘霸权者’的霸权已无人提出争议,统治全球的伟大美国梦几近实现,当很多人似乎看到了历史的终结,且剧终画面似乎已打出了‘人民陷入沉默’的提示语,这一寂静突然被慕尼黑演讲的尖锐言辞所打破。”^②从此,俄罗斯在维护主权与尊严的信仰下与西方的裂隙日益加深,继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一直走到如今相互制裁与对抗的地步。体现苏尔科夫思想影响力的事件还有2019年普京在新年致辞中谈到“俄罗斯从来没有过帮手,将来也不会有,我们只有自己团结起来”^③的话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诸多评论都认为,这与苏尔科夫的“孤独”论有关联,显示出俄罗斯政治精英保守主义倾向的强化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走俄罗斯特有道路已是政治精英的既有共识。

在内政的制度塑造方面,俄罗斯的政治体系更是深深留有苏尔科夫思想的烙

①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 Мюнхе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олитик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transcripts/2403>

② Владислав Сурков: Долг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Путина.

③ Новогоднее обращение к гражданам России, <http://www.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59629>

印。在苏尔科夫的逻辑体系里，集体利益优先是总前提，个体民主不能相悖于主权利益，这在本质上就需要打造一个强有力的管制型政治体制，才能确保政治秩序及参与规范。在现实中，俄罗斯政治的运行也正是按照这样的思路展开的，其呈现的特征就是集中权力与加强控制。在政治参与层面，全力扶植“统一俄罗斯”党，使其迅速成为执政当局的合法性依托与施政砥柱；通过《政党法》的适时调整不断屏蔽或削弱反对势力，以保证杜马层面的绝对控制；通过《集会法》《非营利组织法》等法令来钳制体制外反对势力的街头运动。在政治决策层面，树立以强力部门为班底的联邦安全会议作为顶层决策机构，树立以普京总统为绝对核心的决策机制，力求决策的效率化和权威化。在政治执行层面，一方面最大限度地把控地方的行政资源，以“统一俄罗斯”党和地方行政长官的胜选为切入点，建立权力下行的管道；另一方面不断增加执行机构来强化执行能力，如分立出“联邦调查委员会”、组建“国民近卫军”等等举措。通过这样综合立体式的权力归拢，如今的俄罗斯已经形成了苏尔科夫构想中的政治体制，权威领袖直通深层人民，政治机构拱卫在领袖四周，并且俄罗斯将以这样的政治架构持续下去，打造成“长久的普京之国”。

苏尔科夫的理论体系是围绕“俄罗斯是谁”这个核心问题展开，而且并未脱离长久以来对俄罗斯身份建构的传统，即一直以外部世界对俄的认知与评判作为参照物，换言之，很大程度上，欧美对俄的认可与接纳程度，或者说，否定与抗拒程度与俄罗斯的道路选择息息相关。俄罗斯对自身身份的建构，相对而言更多是一种由“外”向“内”的筑造次序，自身的制度路径与获得什么样的外部认可高度关联。如此一来，“苏氏”理论将自然导致至少两个逻辑后果：一是，俄罗斯仍将深度介入国际体系。无论怎样强调主权独立，怎样渲染“百年孤独”，仅是俄罗斯时刻以外界为参照物这一点理由，俄罗斯就几乎没有脱离国际体系的技术可能性。它必须要通过向外部世界散播自身的意识形态，通过意识形态的碰撞与反馈来完成“自己是谁”的建构（这很可能是数百年来俄罗斯一直持续的状态），未来坚持走普京道路的俄罗斯预计仍将如此。二是，西方文明对俄罗斯的感召依然强大。苏尔科夫思想的三部曲，虽然最终上升到了文明起源冲突论的高度，但并没有完成逻辑必然的论证，冲突论的根基是建立在欧美对俄罗斯属于欧洲文明论断的否定基础上的，而非俄罗斯主动要舍弃欧洲文明的属性，俄罗斯对欧洲文明的归属感始终存在。所以，即使在“苏氏”理论与普京道路长期主导俄罗斯的

情况下，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缓和仍存在因相互“局部”认同而实现的基础。

苏尔科夫设想中深层人民直通领袖的权力结构，在维护国家稳定、保证决策效率、掌控社会秩序等方面的表现都十分独到且卓有成效，未来的普京道路也应大致以此为制度模板。然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并非没有逻辑缺憾，随着形势的发展，也未尝不会遇到严峻的挑战。首先，“聚光式”的权力结构——广大民众直接面对领袖，最直接的隐患在于结构相对脆弱，缺乏中层精英的缓冲，领袖深孚众望时可以充分发挥效率优势，而一旦丧失拥戴就直接面临系统性的危机。依托“信任”构筑的权力架构，抗风险的能力有着先天不足。其次，深层人民的流动性缺乏制度安排。国家社会发展终究依托于个体民众的积极行为，“苏氏”理论中更多偏向寄希望于深层人民的本性和觉悟，而没有涉及如何激发深层人民的能动性、与向上流动的活力，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是明显且严重的败笔。最后，与上述的第二点相关联，政治参与的通道没有理顺。“苏氏”理论中，政治机构只需要服务于领袖、参与机制只是“给外人看的服装”，这在目标与手段的因果关系上形成了悖论：在这样一个以效率为先的设计中，充斥着无效的机构。如果仅仅是顾忌旁观者“受刺激、被吓到”，那么强调俄式独有的普京道路的必要性就会受到质疑。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参与的有效性过低，势必会严重影响阶层的流动与精英的更替，亦即会出现利益的固化、体制的僵化，这终将会侵蚀与抵消整个体系的正向能量。此外，西向与体制都是苏尔科夫的向往与追求，但与西方融合的前提是要根本性调整政治体制，两者间的取舍是“苏氏”思想体系中一个很难给出明确答案的“纠缠点”。

可以说，苏尔科夫的政治思想历程基本上能反映出当代俄罗斯国家发展的理念变化，他目前形成的理论体系也能获得俄罗斯主流政治观念的认可，其影响力还将广泛深远地作用于俄罗斯。但俄罗斯会不会如他所言将走向长久的普京之国，殊为难料，外部压力与内部张力的急剧变化都有可能带来突如其来的变故，毕竟一个没有彻底解决“我们是谁”的国家，“摇摆”才是它的历史常态。

（责任编辑 靳会新 刘阳）

От избавления от очарования д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 краткое описание процесса эволю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Суркова

Хао Хэ

【Аннотация】 Идеология Владислава Суркова, являющегося одним из важны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мыслителей, оказала глубокое влияние на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Росс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его идеологии можно выделить тр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четких этапа развития: первый этап связан с окончательным укреплением Путиным власти приблизительно во второй срок своего правления, в 2005 году Сурков публично оглашает концепцию суверенной демократии и продвигает ее в качестве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деологии; второй этап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берет свое начало в противостоянии России и Запада, результатом которого стал украинский кризис,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Сурков разворачивает идею самобытности России и называет ее "сдвоенной и двойственн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ей; третий этап приходится на начало последнего президентского срока Путина, когда Сурков подводит итоги и восхваляет правление Путина, считая, что именно путь Путина, укоренившийся на уникальн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собенностях России, является наиболее подходящим и необходимым путем будуще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и. За эти три периода Сурков прошел весь путь от избавления от очарования д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начиная от устранения "очарования" демократией западного типа до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г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дискурс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проекта. Сурков создал действующую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ую систему России, тем самым дав ответ клана Суркова на вопрос "Куда идет Россия и что есть Росс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урков; суверенн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 путь Путина; глубинный народ

From Demystification to Construction: A Brief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and Evolution of Surkov's Political Thought

Hao He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thinkers in Russia, Vladislav Surkov's thought and theory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Russia'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development. His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can be summarized into three distinct phases. In the first stage, with Putin thoroughly consolidating his ruling position before and after his second term, Surkov began to elaborate the governance theory of sovereign democracy and made it the official political ideology since 2005; in the second stage, the ideological development originated from the conflict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due to the Ukrainian crisis, Surkov discussed the uniqueness and dual civilization of Russia; in the third stage, Putin begins his final term in office. Surkov summarizes and advocates Putin's road, believing that this road, which rooted in the unique history, culture and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Russia, is the most suitable and necessary path for Russia's future development. Surkov has gone through a complete chain from demystification to construction, beginning with the elimination of the "charm" of western democracy, and finally completing the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the Russian program. Surkov has built an ideological system of Russia itself today that provides the Surkov's answer to "who Russia is " and "where Russia is going".

Keywords: Surkov; sovereign democracy; Putin's road; deep people